

普通法医的职责是用科学解决尸体难题，
而我的职责，是解决科学以外的难题！

法医 禁忌 档案

延北老九◎著

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
法医 禁忌 档案

延北老九◎著

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法医禁忌档案. 2 / 延北老九著. — 北京: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, 2016. 11

ISBN 978-7-5057-3879-9

I. ①法… II. ①延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6) 第253772号

书名	法医禁忌档案. 2
作者	延北老九
出版	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发行	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经销	新华书店
印刷	北京慧美印刷有限公司
规格	700×980毫米 16开 21印张 334千字
版次	2017年1月第1版
印次	2017年1月第1次印刷
书号	ISBN 978-7-5057-3879-9
定价	36.00元
地址	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17号楼
邮编	100028
电话	(010) 64668676

如发现图书质量问题, 可联系调换。质量投诉电话: 010-82069336



目 录

C o n t e n t s

魔心罗汉

第 一 章 起程佛光镇 / 002

第 二 章 滴血的人头 / 007

第 三 章 坏笑的尸体 / 011

第 四 章 王半仙 / 015

第 五 章 突变 / 019

第 六 章 疯牛阵 / 023

第 七 章 毒师 / 027

第 八 章 杀不死的怪物 / 031

第 九 章 密林追击 / 036

第 十 章 活尸吉普 / 041

第十一章 古怪的驴友 / 046

第十二章 乔装的线人 / 051

第十三章 凶案现场 / 056

- 第十四章 午夜铃声 / 061
- 第十五章 魔心罗汉 / 066
- 第十六章 夜半劫匪 / 071
- 第十七章 神一样的劫匪 / 076
- 第十八章 祭湖 / 081
- 第十九章 夜林诡秘 / 086
- 第二十章 鬼湖 / 091
- 第二十一章 诡尸 / 096
- 第二十二章 轮回门 / 101
- 第二十三章 死亡之路 / 106
- 第二十四章 佛光初现 / 111
- 第二十五章 老妇人的秘密 / 116
- 第二十六章 突发枪声 / 121
- 第二十七章 食人魔 / 126
- 第二十八章 夺命狂逃 / 131
- 第二十九章 尸灯和佛坑 / 136
- 第三十章 鞭尸 / 141
- 第三十一章 消失的字迹 / 146
- 第三十二章 圣地 / 151

且末尸国

- 第一章 迷案 / 156
- 第二章 意外的老友 / 161
- 第三章 疗伤整顿 / 166
- 第四章 午夜抓捕 / 170
- 第五章 夜客 / 175
- 第六章 神秘的老长官 / 180
- 第七章 火车上的追击 / 185
- 第八章 玉米地里那点事 / 189
- 第九章 法医的手段 / 194
- 第十章 不合常理的失踪 / 199
- 第十一章 禁区之梦 / 204
- 第十二章 且末土匪 / 209
- 第十三章 入匪窝 / 214
- 第十四章 打劫（一） / 219
- 第十五章 打劫（二） / 224
- 第十六章 幕后援手 / 229
- 第十七章 消失的信号 / 234
- 第十八章 荒漠鬼兵 / 239

第十九章 敌中敌 / 244

第二十章 案情升级 / 249

第二十一章 活尸大盗（一） / 253

第二十二章 活尸大盗（二） / 258

第二十三章 鬼脸勾魂 / 263

第二十四章 隐形文身 / 268

第二十五章 女儿村 / 273

第二十六章 孕女河 / 278

第二十七章 解药 / 283

第二十八章 变数 / 288

第二十九章 尸国狼烟 / 293

第三十章 禁区秘密 / 298

第三十一章 大黑棺材 / 303

第三十二章 法师之怒 / 307

第三十三章 穷追猛逃 / 312

第三十四章 神秘援军 / 317

第三十五章 活擒 / 322

第三十六章 无人区 / 326

魔
心
罗
汉



起

程

佛

光

镇

中国古代有炼丹的说法，跟长生不死有关，因为当时技术落后，什么都不懂，炼出的丹药往往带毒，更有重金属、硫黄、硝酸的成分，说白了，就是小炸药。

我知道铁驴啥意思，但我不敢相信地摇摇头，指着死尸反问：“这都啥年代了，还有人在家炼丹？”

铁驴笑笑没吱声，转身出去了。我也不知道他干吗去了。

虽然这么一来，解剖室就剩我一个人了，但我并不害怕，又对着死尸研究起来。

我嘴上否认铁驴的说法，潜意识里却一直想着这话。我看着死尸的脸，有个很大胆的猜测，这要真是被丹药炸出来的，也说得通，丹药里放了强酸，强酸把脸烧出一堆大麻子来。

我又把死尸衣服解开了，发现他肚子上有一条羊肠线，这一定是法医解剖后缝合出来的。

我算捡个便宜，省事了。我摸着胸囊，拿出一把迷你小剪刀，把羊肠线弄断了。

我看着死尸的胸腹腔，光凭肉眼观察，我就能断定，他中毒了。等再仔细看看，我发现他的肝和胃都少了一小块，估计是被法医取走，做成切片送去化验了。

我想了一番，把死者的死因大概弄明白了。他在家炼丹，还吞服了几粒丹药。只是丹药有毒，他被刺激得神志不清。在这种状态下，他依旧进行炼丹操作，最后

一不留神，酿成悲剧了。

要从这方面来看，这案子确实挺新奇。只是，能引起姜绍炎这么大兴趣，单单一个炼丹土的引子还不够。

我心说，难道这炼丹爆炸案跟陈诗雨有什么联系吗？

这时候，我觉得背后来了一股风，挺冷的，使我一激灵。

我一下想到了最早解剖活尸的场面，解剖室停电，出现了一系列诡异现象。我心说，他娘的，今天不会又有啥邪门的事吧？

我都靠在解剖台前面了，再想往前走，根本没地方了。我只能这么原地站定，慢慢扭过头去。

铁驴站在我身后，我被吓了一跳，不由得念叨一句：“回来了咋没个声呢？”

铁驴嘿嘿一笑，拿出手机，边翻边跟我说：“我刚找了法医，从那里拍了一张照片，你看看。”

我好奇地凑过去一瞧，是小半张没被烧毁的纸，上面写了很多字。

我把照片放大，依次读着：“不老金、雌黄、云母、天南星、鸡血藤……”

这些东西，有些我知道，比如雌黄，其实就是硫化亚砷，有些我真不知道是啥，比如这个不老金，到底是黄金还是黄铜，无法考证。

但能肯定的是，这一定是从案发现场发现的，也就是所谓的炼丹方子。

铁驴给我看照片，是告诉我他的猜测是对的。而我现在根本不想为这件事较真儿，反问他：“驴哥，这案子是不是陈诗雨做的？”

铁驴说，陈诗雨不可能做这个案子，她一直躲在南方，前阵子差点儿抓住了她了呢。

随后他又叹口气说：“三年前，我们以为魔心罗汉死了，没想到他还活着，这次绝不会放过他。”

我纳闷儿，心说炼丹土不都是道家的人嘛，怎么又跑出个和尚来？而且这魔心罗汉是谁？名字听着这么硬气。

铁驴不再跟我闲聊了，说，乌鸦都把车开到楼下等咱们了，咱俩快点下去吧。

我说行，还立刻从胸囊里摸出针线，准备把死尸肚子缝上，毕竟这是被我剪开的，我得负责。

铁驴却把我拦住，说，不用管，让省厅法医擦屁股吧。

就这样，我俩立刻下了楼，等出了门一看，有辆黑色奥迪车停在门口，我俩上了车，铁驴坐在副驾驶座上，我坐到后面去了。

我发现车里就我们仨，寅寅没在，我以为她还有啥事没弄完，没来得及赶过来呢。但姜绍炎跟我俩说：“人全了，出发！”

他还摁了车钥匙，把车都启动了。

我心说不对啊，问姜绍炎：“不等你徒弟了？”

姜绍炎开着车呢，也没回头，就是摇摇脑袋，表明态度。

我突然有点儿小失望，说不好为啥。

我们直奔市郊，这期间姜绍炎跟铁驴都很沉默，铁驴坐在那儿打盹儿。我还不困，索性躺在后座上玩儿起手机。

但这并没持续太长时间，刚到郊区，路就颠簸起来。我这么躺着，就觉得身子上下乱抖。

我感觉躺着不舒服，急忙坐起来，看看周围环境，想知道为什么会这么颠簸。

等我无意间扭头一看时，发现后面跟着一辆车。

这车太猛了，是个吉普，但比我这辈子见过的最大的吉普车还大了好几圈，乍一看甚至给人一种装甲车的感觉。

我忍不住赞叹：“不知道这车的主人是干啥的，这么任性、霸气！”

铁驴笑了：“小冷，你真没眼力，开这车的，是你相好！”

我原来的女朋友孙佳都去世了，铁驴说是我相好，我一想，一定指的寅寅了。我挺诧异，心说她怎么单独开一辆怪车在后面跟着呢？另外，车里装着啥呢？

铁驴不多说，我也没多问，想着以后有机会直接问寅寅。

说实话，从省厅到霞光镇，路程不近。没多久，姜绍炎把车开上高速了，寅寅那辆怪吉普也依旧跟在后面。

一晃到了后半夜，当我们途经一个服务区时，前面正封路呢。有个交警看到我们，还打着手势，意思是让我们下高速。

我们仨都很纳闷儿，姜绍炎没急着照做，而是先把车减速，慢悠悠开到交警旁边。

交警看我们不听命令，有点儿动怒。等姜绍炎打开车窗时，他敬了个礼说：“同志，驾照拿出来！”

这是想给我们开罚单了，但姜绍炎根本不理他，铁驴从副驾驶抽屉里拿出一个证件来，递了过去。

这证件有个红色外皮，上面写的什么我没看清，交警本来也只是马马虎虎看

看，随后他却变了个态度，敬礼说：“长官好！”

我头次觉得，特案组挺牛气。姜绍炎对交警的热情并不感冒，他看着前面的路，问了句：“我开得好好的，为什么要封？”

交警回答：“刚刚有两辆卡车相撞，有一辆还翻了，把路堵上了。长官，这里真走不了，您从下面绕一段，再接着上高速就行。”

姜绍炎无奈地叹口气，我也知道，真要下了高速，肯定会耽误不少时间，但能有什么法子呢？

姜绍炎不说啥了，调转车头。等我们下高速后，我发现寅寅的车停了下来，靠在路边，看样子不想跟我们继续走了。

我猜她是打定主意等高速恢复通行，另外，也一定因为那辆怪吉普车里有啥东西，不适合走小路。

我没顾得上寅寅，又打量周围环境，这里太陌生了，还特别荒凉。

姜绍炎也不认得路，只好把GPS打开，看着数据跟我俩说：“这里叫毛屯，看这架势，咱们要回到解放前了。”

铁驴更关心的是姜绍炎的身体，他接话说：“老大，你都开这么久车了，歇会儿吧，咱俩换换！”

姜绍炎没有拒绝，他俩也真厉害，不用下车，直接在车里调换了座位。

姜绍炎跟铁驴一样，坐在副驾驶座上小憩起来。我趁空跟铁驴念叨，我也会开车，一会儿他开累了，再由我顶上。

铁驴说，好。我们又一路艰难前行。铁驴是真不怕颠，车速一直在六七十迈。不过等走了半个钟头吧，姜绍炎突然念叨一句：“减速！”

我看着姜绍炎，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醒的。铁驴很听话，把车速降下来，又问，怎么了？

姜绍炎依旧懒洋洋的样子，还打了个哈欠，但说的话让人紧张。

他告诉我俩，他有种直觉，这附近有杀机，让我们小心。

直觉这东西，就是经验和潜意识的一种综合作用，姜绍炎是个老鬼，他的直觉很说明问题。

我和铁驴警惕起来，都四下看着，留意附近有啥人没有。

这样还没开多远呢，可疑人没见到，我们的黑色奥迪车倒出岔子了。

咣当一声响，车前轮压到沟里去了。铁驴还气得骂了句，说邪门了，刚才他看得很清楚，路面上没沟啊。

没等我跟姜绍炎接话呢，旁边有棵小树有反应了。咔的一声响，树干竟然断了，它慢慢往下倒，看架势正好能砸到我们车上。

我有点儿紧张，想趁早逃到车外面去，但姜绍炎和铁驴都对我喊：“稳住。”

铁驴挂上倒挡，使劲踩油门。

这奥迪车的性能真不错，没几下就从小沟里挣脱出来，飞快地往后退去。

巧之又巧，奥迪刚离开，这棵小树就倒在我们前面了。

铁驴把车停了，还把车灯打得更亮。我跟他一起盯着小树看。

姜绍炎更直接，从腰间摸出手枪，打开车门下去了。他的兴趣不是小树，而是那条沟。

我跟铁驴也不能这么干坐着，我俩先后下了车。铁驴也摸出枪，我没有枪，只好在旁边跟着。

等我们凑到姜绍炎旁边时，他正用枪对着沟里戳戳点点呢。

这里面都是碎土，但被姜绍炎扒拉一会儿后，有发现了。他咦了一声，从里面拿出一个东西来。

滴 血 的 人 头

这是钢丝，上半截被姜绍炎抻出来了，下半截还埋在土里，姜绍炎又使劲试了试，发现根本不能全抻出来。

我感觉纳闷儿，心说沟里怎么会有这种东西，难不成有啥电线或电缆吗？这钢丝是它们的组成零件？

姜绍炎很认真地观察着钢丝，尤其是断处，过了一小会儿，他开口说：“这钢丝事先被锯过，刚才又被咱们车一轧，彻底断了。”

很明显，这里被人动过手脚，是一处机关陷阱。

我四下看看，心说有人想让我们在这下车，但我们并没遇到偷袭，他这么做有什么意义？

铁驴拿出腰间的电筒照着，忽然发现了什么，他指着不远处的一棵老杨树说：“看那里。”

我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瞧去，在离地十多米高的地方，有一个大树杈，上面挂着三个包裹，乍一看，跟蒙着套子的鸟笼子似的。

我们走近一看，每个包裹下面都殷红一片，在与之垂直的地上，也有不少红点，像是血。

我有个猜测，心说我的乖乖，这里面不会都是人头吧？

铁驴急忙把枪掏了出来，姜绍炎也有枪，但他没动，反倒对我俩强调：“都别慌，你们在下面守着，我爬上去看看。”

说完他敏捷地爬上树，手脚并用地抱着树杈，一点点地蹭到包裹旁边。

他腰间有刀，拿出来后对着我俩喊：“注意了！”随后手起刀落，把三个包裹全割断了。

它们垂直地往下落，我跟铁驴都往后退了一些，不然被它们砸到，那就太倒霉了。

它们最后落到地上时，力道真不小，都砸出一股股烟来。

铁驴没动身，但对我来了一句：“法医上！”

现在气氛挺紧张，我却忍不住笑了一下。这头驴啊，这时候若是叫我“徒弟”，我保准反驳几句“师父技艺精湛，师父先上”之类的话，把他噎住。

我拿出备用的一次性手套戴上，在最近的包袱前蹲下，慢慢打开。

里面装的确实是一颗人头，只是他面孔冲前，我只能看到他的脑瓜顶。我只好压着性子，把它翻了过来。

在看到人脸的一刹那，我的脑袋嗡了一下，还忍不住哇的一声，蹲着往后退了退。

铁驴没看到人头啥样。他一直观察我呢，看我这德行，忍不住说：“冷诗杰！亏你还他娘的是法医，遇到啥事了，吓成这样？”

我看看铁驴，摆手让他稍等，我又凑回去，把人头提了起来。

我故意没让人头的脸冲向铁驴，等全拎出来后，我突然一扭人头，让铁驴看个明白。

只见他诧异地张大嘴巴，愣了一秒钟后，骂了句脏话。

我让铁驴赶紧过来。他收了枪，蹲在我旁边，我俩一起望着人头。

这人头本身并不太吓人，只是长得跟铁驴一模一样。

我先开口问铁驴：“你俩是双胞胎吗？”

铁驴呸了我一口说：“我生下来就九斤，可能是双胞胎吗？那还不得把我妈肚子撑爆了？”

随后他也不忌讳，抢过人头，举着对视着问：“这他妈是什么材料做的？能这么逼真！”

我没回答他。我把精力放在另外两个包裹上，走过去一一打开。

果然，这两包裹里放的分别是我和姜绍炎的“人头”，姜绍炎的“人头”脑门上还用头发挡住了。

这期间姜绍炎也从树上爬下来了，我们仨挺有意思，各自捧着自己的“人头”观赏起来。

我看着这颗脑袋，还特意扒开眼皮瞧了瞧，总觉得怪怪的，浑身上下不自在。

姜绍炎突然嘿嘿笑了，摇摇头跟我俩说：“没想到这次遇到硬茬子了，把咱们出警计划掌握得一清二楚，他也用这种方式告诉咱们，这次去霞光镇，保准要丢脑袋。”

他这话很应景，尤其是人头在手，我都突然有点儿惧意了。

姜绍炎又给我们打气，说不管这个，雕虫小技而已。他站起身，用力把手里的“人头”抡了出去，远远撇开了。

我跟铁驴也效仿他。之后我们仨原路返回，又一起使劲，把拦住的小树拽开，腾出一条车道来。

姜绍炎当司机，我们继续前行，但谁都没说话，铁驴更是枪不离手。

接下来的路上，没遇到啥岔子，过了半个多小时，远处突然出现了一个村庄。

姜绍炎咦了一声，把车停下，我们一起看着GPS。

导航上面显示，前面还是路，根本没有村庄，可实际情况明显与之截然相反。

铁驴先问：“这是什么情况？”

我也蒙圈了。姜绍炎倒是跟我俩说：“这附近一定有秘密的发射电台，咱们的GPS被电离干扰了。”

我急忙左右看看，可黑咕隆咚的，瞧不出个啥来。

姜绍炎靠在椅子上，悠闲地点根烟吸着，也指着村庄说：“咱们别乱走了，去村里吧，啥事等天亮再说。”

我比较担心，立刻建议道：“咱们这么做不妥吧？又是陷阱又是电离干扰的，敌人摆明下套了，很可能就是引咱们去这村里的。”

姜绍炎点点头，但又说：“咱们还能怎么办？坐在车里或者原路返回也可能有危险，既然如此，就不要顾忌那么多，就算眼前是龙潭虎穴，我们也要去一探究竟。”

我被姜绍炎这种气魄震慑住了，也觉得他说得挺对的。

姜绍炎把车停在村口，我们仨陆续下车，溜溜达达往里走。

我观察了几个住户，发现一个规律，他们都点着灯呢。我看了看表，这都凌晨三点多了，眼前这种现象，不科学！

我心说，莫不是这村儿的名字就叫夜猫子村？

我本想跟他俩念叨一句，但发现姜绍炎和铁驴都留意到这个现象了，也都看了

看手机，我就没说啥。

我们一直走到村子的中心地带，姜绍炎摆手让我们停下来，还挠着脑袋说：“这么走下去不是办法，我看不出啥蹊跷来，得了，咱们找人问问，反正他们都没睡。”

我们就近找了一户人家，铁驴站在门口，这就要敲门。但没等行动呢，院子里突然传来当当当的声响，好像有人在敲锣。

我心说咋回事？难道谁家起火了？没等我反应过来呢，周围有变化了。

很多住户的院门都打开了，冲出一堆村民，把我们仨里三层外三层地围上了。

这些村民还都拿着家伙什儿，有锄头、铁锹之类的，愤怒地瞪着我们。

铁驴举手喊了句：“乡亲们，你们怎么了？我们仨没偷鸡摸狗吧？为啥这么对我们？”

他话音刚落，远处嗖地撇过来一个东西。

铁驴反应很快，本来这东西是奔他脸打来的，他及时伸手，提前把这东西抓住了。

等他摊开手一看，是块石头。

铁驴气笑了，捧着石头又问：“哪位兄弟这么不地道？这是想给我毁容吧？”

这次他话音一落，远处又嗖的一下撇过来一个东西，依旧是奔着他脑袋去的。

这东西飞得快，外加天还黑，我根本看不清是啥，只知道它很大，跟个砖头似的。

铁驴索性一蹲马步，嘿了一声，双手齐出，愣是稳稳把东西抓住了，但一细看，却傻眼了。

这竟是一只破鞋，脏兮兮的，估计好几个月没洗了。

铁驴急忙把这破鞋撇了，使劲搓着双手，念叨说：“千万别有脚气，不然坑死老子了。”

我怕还有另一只鞋撇过来，急忙扯嗓子喊：“大家冷静一下，有事好好说嘛！”

我发现我比铁驴有“亲和力”，被我这话一引，是没人撇鞋了，但这群人跟炸了锅一样，你一言我一语地说起来。

他们用的土话，听起来有点儿费劲，我仔细听了好一会儿，只听懂几个词。

什么坏蛋、杀人凶手、打死你们之类的话。

我心说这不扯淡呢吗？我们仨咋成杀人凶手了？

我又想说点啥，但话没出口，不知道谁噉的一嗓子，念叨了一句。这些村民全愤怒了，争先恐后地朝我们仨冲过来。